

态度

最懂你的是情敌



樊皎皎

专栏作家。湘潭人，居广州。著有《女人是比男人更高级的动物》、《感情这东西》等。

在这个世界上，最清楚你为人的人一般不是你的朋友，一定的是你的敌人，因为他最肯花时间研究你；而最懂你的人，一般也不会是你的爱人，而是你的情敌，情敌与你情场征杀，与你势均力敌——有心胸有气度的人甚至还会生出些惺惺相惜之意，发出“既生瑜，何生亮”之人生浩叹，如果运气好的话，好的情敌甚至到最后还是最肯帮你忙的人——当然，那一定是在你也被抛弃之后。

《围城》里的赵辛楣，堪称小说里最好的情敌，他对待情敌方鸿渐可谓仁至义尽，知道他百无一用，但还是费尽心机给他介绍工作，寻找出路。我的腹黑揣度是因为他没被苏小姐看上，而情敌方鸿渐要了一把苏小姐大大出了一回他的气，于是他待方如兄弟，更拍着方的肩膀说我们是“同情兄”。按这种逻辑，20世纪30年代第一位电影皇后张织云就应该接着30年代最出名的女明星阮玲玉叫一回“同情姐”了。

话说张织云、阮玲玉和唐季珊堪称上世纪中国最出名的一出三角恋，当年这种卡士级别就相当于今时今日的周迅、李亚鹏和王菲。两位电影界最当红的女明星分别先后担任富商唐季珊的女友，失败者张织云甚至还给胜利者阮玲玉写过信，发过“我之今日就是你的明天”的警告，但阮玲玉哪里听得进去，也没法听，1935年，阮玲玉因为谣言以及唐季珊的移情别恋而抑郁自杀。

对于阮的死，张织云的感叹是“余于阮之死，亦不欲有何批评，但认为中国妇女因缺乏真实学问而致其悲痛耳。大概妇女因缺乏真实学问之故，意志比较薄弱，每在遭受痛苦时，易为错觉支配”。这判断对于当时的还在“三从四德”迷信中女性来说算得上极有见地，而张在后期移居香港之后，和张相识的人回忆，也说她言谈中对人情世故理解已经远远超出一个电影明星的程度——如果张织云肯坐下来写字，大抵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感情作家，秒杀现在的某某和某某之流。

虽然眼光锐利，但迫于那个时代的局限，首先女性没有太多工作选择，依赖惯了美貌的女人也多半习惯了以色侍人的方式，张织云在和唐分手后，进军电影也失利，她的广东腔让她在有声电影界无法再度走红。老作家唐鲁孙提到抗战初期见过张织云的场面，“天津各大饭店，住的都不是正当旅客，而是游蜂浪蝶，换而言之，每家饭

店除了原有常到住客之外，全让一班神女攫为窝巢。我有一天到‘巴黎’访友，在三楼电梯拐角处，看见一位丽人，素面天然，别有一番丰韵，似曾相识，愣了一下，才想起她是张织云。当年她在明星公司未走红之前，神州影片公司当家花旦丁子明突然退隐，张织云也很想换环境，跳槽神州影片公司另谋发展，而神州老板汪煦昌也认为如果有好剧本好导演，张织云必能成为影坛奇葩，但因她养母所索片酬太高，没能达成协议。几度晤谈，我均在座，所以她跟我并不陌生。她也一愣之后，想起前情，立刻拉我到她房间小坐。她自再度拍片失败，养母也因病去世，软红十丈，已无颜露面。在武汉混了一阵子，又辗转来到了天津，我看她处境甚差，打算送她点钱，又怕她脸上挂不住。小坐辞出恩托元兴旅馆张老板代她付了一个月旅馆费，免得她天天为房租发愁。过了一年多，我再到天津，元兴张老板跟我说张织云半年前已不住巴黎饭店。芳踪渺渺，大概早已魂归离恨天了。”

关于张织云曾经在天津一带当过“神女”，一种类似交际花与妓女之类的角色，在当时的报纸上也被传为奇谈，因为张织云毕竟在20年代被票选当过中国的电影皇后，但至于她是否魂归离恨天，似乎又是唐的谬猜了。

肖果的《中国早期影星》一书中提到张则是在40年代嫁给了湖南人张叔平，张叔平是名门之后，清末管学大臣尚书之子，也是著名香港报人林洵的父亲，曾任南京中央军校政治训练部秘书等职。据说他是受潘汉年指导的地下党。还曾经做过周佛海的策反工作，40年代后期张流亡香港，据称晚年“手头拮据，身后甚为萧条”，和他在一起的张织云境遇也好不到哪里去，张织云在香港有史可查的公开露面是1953年，与吴素馨、粉菊花、林如心、



杨耐梅五位过气女星在香港出演电影《天堂美女》，拍摄期间摄影棚失火，五位老美女差点命丧火场……在许多的史料里，张织云晚年乞讨度日，但也有一说，是与养女低调度日，但共同的说法是她逝世于70年代中期，虽然穷，但她的架子仍在，在导演程步高的回忆录里提到曾在街头遇到窘迫的她，他给她钱的时候，她的态度散淡，神情漠然，人虽然穷架子还在，可见她的骄傲。

在电影《阮玲玉》里，导演关锦鹏曾借张达民之口评论抽鸦片的张织云“够靡烂”，这真是男人不懂女人心，其实单从见识上阮玲玉还真不如张织云，张织云比阮玲玉要硬得多。在坊间流传的阮玲玉给唐季珊的真正遗书中，阮玲玉就提到了昔日情敌张织云：“我死之后，将来一定会有有人说你是玩弄女性的恶魔，更加要说我是没有灵魂的女性，但那时，我不在人世了，你自己去受吧！过去的织云，今日的我，明日是谁，我想你自己知道了就是。我死了，我并不敢恨你，希望你好好待妈妈和小囡囡。”

在一个以女性贞洁为荣，以从一而终洗脑的国度里，你很难想象那时的女性有何出路，一旦失去男人的庇护，如果不“自杀”的话，那就真的只剩“靡烂”一途了，阮玲玉和张织云的命运不就是如此么？

“一生多涕泪，青眼看江山”这是张织云在儿子林洵病榻上口占的一句诗，用来说说那个时代男人与女人的命运是再合适不过了。活着都不容易，但在这两种不容易里，女人的不容易更不容易。

常识

哪里有逼婚，哪里就有反抗



红肚兜儿

红肚兜儿，女，专栏作家，地道北方人，正牌天蝎座。专栏散见《南都娱乐周刊》等。

如果你还没被逼婚，那估计是学生吧？据我所见，一芳龄二十二的女友已经被她妈唠叨得不胜其烦，母女俩一打照面，母亲大人就开始吹风——你趁着不老赶紧找个有钱男人嫁了！我告诉你，不许跟没车没房家里没保姆的男人谈恋爱！你都二十二了，该着急了，过几年岁数一大想嫁个经济条件好的都没人要你！

逼婚，是各位父母的大绝招，眼下“90后”已经被逼得节节败退，而悲催的“80后”基本被逼到悬崖边了。这个新年相信很多姐儿已经领教了。

婚姻是人生大事，越是大事越要慎重。除了不婚主义者，茫茫男女谁不想成个家？关键是成家又不像吃快餐那么简单。如今这拨适龄人群，追求的不是父辈搭帮结伙过日子式的婚姻，他们追求的是爱情。光有爱情还不够，当一个人对自己或对方没有足够信心时，也不敢轻易迈向婚姻登记处。或者，就是没合适的——有个40岁的女友，从20岁起就渴望婚姻，可到现在还是单身，她惆怅地说，“唉，就是一直没遇见对的人。”

这些理由，在受传统观念洗脑的父母看来，不可理喻。央视街头采访“不常回家看望老人是否属于违法”时，一大爷怒答，“30岁了还不结婚才违法，被判刑！”而背负逼婚压力的单身分子，大部分时间可以用工作借口躲避回家挨逼的关口，唯独春节，不能不回，一回就是满脑子的逼婚大魔咒。

没找着结婚对象，只能紧急研究一套反逼婚策略，用以遭老爸老妈七大姑八大姨邻居大妈集体围攻之时，明哲保身。

一招是躲。但凡发现对方要往婚姻话题上扯，就立刻抬屁股走人，理由是要去参加同学聚会、朋友约会、还张三的钱、探望李四的狗等等，总之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离开对话现场。逼婚对象消失了，他们还怎么逼？

二招是以退为进。适用于父母以外的八卦逼婚狂，他们故意揭露你这个迟迟未婚的大龄青年，让你的父母倍觉尴尬，这时要眼疾手快，在对方问出第一句“结婚了没”之后，立刻反问：“阿姨你女儿（儿子）结婚了吧？”一旦得到肯定回答，不要留喘息机会，紧接着问：“那对方有几套房呀？开什么牌子的车呀？年薪多少万呀？”然后你发现，整个世界都安静了。

三招是装傻。对方越问，你越不吭声，作听不懂的呆傻状，这时对方更有兴趣步步紧逼，不依不饶地问：“姑娘，你有男朋友没？”你就低头微笑不语。“看来是在谈吧？”继而低头微笑不语。“啥时候结婚啊？”你缓缓抬起头：“呵呵，阿姨，茶要凉了，您快喝茶吧！”

四招是高调欺骗。你双眼放出贼光，声调压抑中透着兴奋，对所有人宣布——我有男（女）朋友了，他条件挺一般的，家里只有几套别墅，几辆兰博基尼，长得也就和吴彦祖差不多，不过对我还算贴心，他已经向我求婚了，我们打算今年结婚……

五招是装穷。给你的父母发一封邮件，大意如此：“亲爱的爸妈，我恋爱了！他是一个很好的人，我们每天喝酒吸毒。他一分钱也没有，我的积蓄也快花光了。吵架时，他踢断我三根肋骨，我踩折他四根手指头，这是我们爱的见证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我已经怀孕了！过年我们一定回去看你们！”总之，写得越狠越惨绝人寰越好，然后在最末尾一句告诉他们：“以上都是假的，真的是我今年没找着对象。”

六招是租一个假男（女）朋友。这个危险系数极高，劝君谨慎。

破解逼婚的招儿可以有很多，但父母与子女之间实在不应该用逼和反做沟通。一味地逼，只能逼出匆忙麻木的婚姻，见过一个女孩实在经受不住家人的逼迫，跟父母指定的男人结了婚，结果三天就离了，新郎连床都没能上。拿到小“绿本”的一刻，她说：“我现在成二婚了，家里就不逼了。”

逼婚，没什么效果，逼急了害人害己。那个把墨尔本的儿子逼得不肯回家的中国妈妈，最后只好登报寻子：“爸妈再也不逼你结婚了，今年回家过年吧！”更多的未婚青年，却还得硬着头皮回家，承受一轮又一轮轰炸式逼婚。什么时候才可以真正的婚姻自由？这个时代婚姻已经不算必需品，人人可以独立生活，不用靠谁养活，结不结婚应该自作主张。逼成了婚就高枕无忧了吗？离婚比结婚容易多了。